



# 他之茅洞桥 我之太平孜

身在雁城衡阳，我心日夜飞翔。此时此刻，站在高新区第26层高楼之上，沐浴初冬温暖而充满新鲜感的阳光，我又一次心驰神往，穿过时光隧道，化为一棵会思考的芦苇，融入湘南一隅的茅洞桥，仰望历史和现实的天空，心中有话要说。

手头刚好收到快递送来的诗人于坚随笔集《还乡的可能性》，呵呵，还乡的可能性！祖籍赣南，客居湘南，不才如我神往茅洞桥的愿望，在此可能了结？

茅洞桥即今之茅市镇。它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西南部，距衡阳市区45公里，距衡南县城40公里，当地以石桥众多而得名。据清代同治年间《清泉县志·建置》云：“茅洞桥在（衡州府）城南八十五里。”一条不长的小街，头尾有三拱桥、一拱桥、鸡恩桥、蔡公桥，其中街中一拱桥下有一暗洞，洞口芭茅丛生，故名茅洞桥。旧时衡州、永州人南下打工挑南盐，此间为必经之古道，又称“盐茶古道”。1955年夏天，因设立茅市区而有茅市之官宣大名。茅洞桥，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“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的风水宝地。

记得那是2017年10月22日早上，我这个花甲之年的退休老者、闲居衡阳城的文人，响应出生于茅洞桥的作家、学者甘建华的号召，与六七十名湖南社会各界人士相聚。我们这些作家诗人，好“摄”之徒和书画高手，云集于千年古镇茅洞桥，一路采风。

“东乡泉溪寺，西乡演陂桥，南乡茅洞桥，北乡洪罗庙。”在衡山之南，旧时有此一说，指的是这四个地方都是重要的集市贸易之处，也是人流物流相对频繁、知名度较高的地方。提起旧称之“南乡茅洞桥”，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个普通而又有诗意的地名。“在鸡笼睡觉，在三塘洗脸，在茅市吃饭。”衡阳人都知道这个有关衡南地名之幽默。

无独有偶。我的赣南老家边上有个地名叫凤岗圩，由来也有一说，从前大名叫粪缸，说来有点难以置信。在新中国的阳光下，为了给民间旧称改换新地名，后有高人灵机一动，依谐音易名凤岗，倒也别有一种诗意。茅市、茅洞桥，用不着举行海选或网络投票，老百姓心知肚明，父老乡亲没有必要像别人那样，挖空心思改地名，有心打回原形，就是皆大欢喜了吧？

作家刘庆邦曾对山东高密人莫言的红高粱盛赞，说红高粱不仅是粮食和物质意义上的红高粱，还将成为一种品牌，一种文化，升华为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红高粱。世界上不管什么物质，一旦被文而化之，一旦被赋予精神意义，便会令人心驰神往。湘南古镇南乡茅洞桥，是不是可以作如是观呢？

那一天，我们在镇上食堂就中餐，尝到了茅洞桥自酿的醇香

米酒。我与书法家陈文质夫妇同桌，陈先生一个劲儿夸茅洞桥酒好，好进口，不上头。同行者还有以作赋见长的衡南县文联主席胡素——我在舜皇山笔会相识的文友。此次相聚茅洞桥之后，他有感而发，以赋纪之，其中对茅洞桥之“吃”，赞不绝口：“春风桃红李白，夏雨鱼肥瓜馨，秋月薯壮稻黄，冬阳香柚蜜橘。豆腐油亮嫩泱，食之舌卷；烧饼酥甜软糯，闻而津生。更喜十碗土菜，味美遐迩争夸。古风依韵，情绵传千载。”

秋山高耸，碧空如洗，艳阳高照，水平如镜。流连在斗山桥水库大坝上，我似乎听见它温和的问话：“你是谁？你还想知道什么呀？”

茅洞桥也跟祖国各地的农村一样，建有不同年代的祠堂，星罗棋布，落落大方，那些被风雨剥蚀的老房子，沉默等待游子归来。

神往茅洞桥，让我们流连忘返的，还有三座文化地标，它们是甘氏宗祠、全氏宗祠，还有清末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泉水江段氏将军家族故居。

继往开来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了一句漂亮话。不懂得继承以往，如何有底气开拓未来？对身边风景的神往，在口口声声里头，岂能单纯体现在地理层面上？没有故事的老家，算不算快乐老家？不要说我们自己，就拿我那位对江西赣州老家念念不忘的父亲来说，他老人家3岁亡母7岁丧父，13岁跟随大伯背井离乡，到邻县矿山捡矿砂卖钱糊口。1976年，1998年，我们曾两度下赣州陪同父母回到老家南康区太平孜，除了那半间摇摇欲坠的土砖瓦房，想必老人家也很无语，只有悲凉的童年回忆的老家，记忆犹新的有什么呢？面对那半边斑驳陆离的墙壁，隔着铁将军把门的窗户，更难想象藕断丝连的滋味。也许，故地重游没有揪心的亮点吧？

是的，我们不远千里的老家，与眼前的茅洞桥一样，有自己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特色食品。你有茅市烧饼、拎豆腐、黄皮草鱼，我有好吃的黄年米果和糯米烫皮，同样有喧闹的龙灯，有醉人的自酿米酒，当地土特产各有千秋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们同样相信这一点。是的，它们都是“中国故事”配方里的重要元素，活灵活现的生活现场。

美国作家辛格曾说：“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根的时代。”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心中有一座祠堂，那么，他的内心就有路标。是的，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，其实是没有故土的。只有当我们在远方书写故土的时候，故土的样子才清晰具象，有纹理有质感，诗和远方，才会产生某种审美距离。距离让尘埃落定，使零碎的印象拼接组

萧通湖



合成画卷，风生水起，活色生香。所谓“乡愁”，其实就是一种家乡地理情感记忆。我们祖祖辈辈念念不忘的快乐老家，就这样赫然在心地上高耸，直立为一个精神坐标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的先人或自己曾经唇齿相依的故乡情怀，就是一种地理情怀，面对厚重的大地和历史，也是在面对祖先的思想与精神。

茅洞桥大路小道旁，到处都有柚子树，果实累累却没有人摘。同车人说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富裕安康，而且民风民俗也很好。从斗山桥水库返回镇上，途经柿花村株湾全氏宗祠，族首全德祥老远迎上来，子弟们燃放鞭炮接客，大家都夸茅洞桥人讲礼信。甘氏宗祠也是同样礼遇，陈文质、李清白、余庭良、陈福舜、尹同君五位书家，分别在册页上欣然挥毫：厚德载福、源远流长、苦尽甘来、德必有邻、如饮甘泉。多少吉祥之语，发自内心，脍炙人口。

诗人李少君曾经宣称：“我是有故乡的人。”初闻此语，我心戚然，有点忐忑不安。我们一见如故的家乡在哪里？不才如我，地地道道的赣南客家人后裔，却在湘南水口山矿区扎根。至尊的父亲，九十有六高寿而终，生前对老家念念不忘。2018年中秋节过94岁高寿的母亲，口口声声以外方人自居。不才如我，对千里之外亲爱的老家，更多的只有苦笑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陪同父母亲回到老家的次数，虽说接二连三，也是寥寥无几的。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直把他乡作故乡。我是有故乡的人！说老实话，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我为此多少有点心虚。用一句网络时髦话来说，对土生土长有故乡的人，只好“羡慕嫉妒恨”。同行的方家们纷纷称赞甘建华，祖籍在茅洞桥这个衡阳南乡名镇，走遍大好河山却没有数典忘祖，多少年来以一支生花妙笔，引领着师友们携手走进茅洞桥，书写茅洞桥，赞颂茅洞桥，让人们认识大山深处的明珠，认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
茅洞桥一日，让我们开始接受书写故乡的考验。远在千里这个传统意义的故乡，今天对我辈已经变得有点模糊不清，内心世界的位置摇摇欲坠。以文学手笔对故乡抒情或书写，多多少少有点难度。是的，越是信息化全球化，带有地域性特色的故乡感，在我们当代文人笔尖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譬如莫言之与高密，贾平凹之与商州，韩少功之与汨罗江，他们能持之以恒扎根于原乡，扎根于原汁原味的创作根据地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经受原乡故地对作家本身情感认同态度的长期考验，实在难能可贵，值得点赞与效法。

冬意渐浓，我还在为秋天的茅洞桥心驰神往。神往是一眼内心的温泉，柔软而且芬芳，让你我的灵魂，一点点地净化，沉浸，浸染其中，点点滴滴，都有诗意的氛围萦绕其中。跨过旧岁的门槛，赶走贫困，奔向富裕，你的湘南茅洞桥，我的赣南太平孜，明天理当同有一派柳暗花明的早春崭新景象吧？

欧阳祥云

## 长思仙·大理风月

苍山翠  
玉带归  
风吹龙马雨雪霏  
鸥鹭一队队

洱海媚  
月如水  
鼓笙鞭舞伴琴醉  
曲尽人不寐

## 味道

宁朝华

中午下班回家，一打开门，就闻到一股别样的味道，是腌制得恰到好处的萝卜干特有的清香，裹挟新鲜阳光和泥土的气息，扑面而来。混杂其中的，还有浓郁的豆酱气味，发酵得刚刚好的酒糟味。多么熟悉的味道！我轻轻关上房门，站在原地，用鼻子用力地吸了几下，荡漾在屋内的味道奔涌过来，沿着鼻腔瞬间抵达我的肺腑。这一刻，仿佛有只温柔的手在我的身体里输入了一串记忆密码，让与这味道息息相关的画面浮现眼前，那些年，在家乡的村庄，母亲就是用它们滋养过我寡淡的童年和青春。这，是专属于母亲的味道。

厨房里传来动静，果不其然，不知何时登门的母亲正在里面忙碌着，她探出身来，跟我打招呼：“知道你喜欢吃这个，就送了一些过来。”我情不自禁地笑了，仿佛是对刚才推定无误的一种自我嘉许。当然，这绝非特异功能，我相信普天下的儿女们，记忆里大都保存着关于母亲的一些味道，或许是她亲手腌制与烹煮的各种菜肴的香，是沾染在她身上的油烟与柴火味，抑或她从田间归来时携来的稻谷、菜花和阳光的芳香。当思绪循着它们飘来的方向寻去，便迅即可以拼出过往的画面，那一帧帧美好的爱的画面。我想，这些味道，是时间在身体里设定的密码，对外人秘而不宣。

万物有灵，在我们的认知当中，对气味有着超乎寻常敏感度的，莫过于犬类，因为它能于人类所不能察觉的气味中觅到一些事物的蛛丝马迹。某日见到一则小视频，一只可怜兮兮的大狗立于树下，它的神情流露出失魂落魄般的颓丧，嘴角和脸部在一遍遍地抽搐，极度的哀伤显而易见，而且，几行泪水正从眼角顺着脸庞汹涌而下。就在我为这只狗异常的神态感到疑惑时，下面的文字给出了答案：原来，这棵树下，埋着它的妈妈！那一刻，我的内心像是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猛击了一下，幡然意识到，过去我们认为的狗鼻子灵敏，不过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能，而它在缥缈的味道中准确辨识亲属的所在，并为之产生真切的悲欢，与人类何其相似，甚至，其发乎内心对亲情的感念，几乎与人性有相同的厚重。

在我上中学的那些年，父亲在一个小镇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坊，专事米粉生产和米酒酿造，以维系家庭生计以及我和弟弟的学业，利润极其微薄，所以只能靠日夜操劳来换取稍稍安心的生活。至今，记忆犹新的是，父亲从早到晚既要忙于碾米、淘洗、磨麸、和面，又要忙于蒸饭、掺曲、烧炉、盛酒，每一个程序都繁琐得如田间的精耕细作。那时，米粉和米酒的香气交织在一起，在小作坊里整日弥漫，又被穿过街道的风，带到小镇的各个角落。

在小镇的那几年，我闻够了这样的味道，甚至产生过强烈的烦躁和厌倦感。每次放假回去，从街头一下车，那气味就忽地钻进我的鼻子，让心里原本茂盛滋长的回家的热情，顷刻间消失殆尽。

父亲放下作坊离开那个小镇已有十五六年的光阴，一家人的境遇随世事的变迁也渐渐有了全新的模样。当然，父亲是真的老了，只是，那米酒和米粉的香味似乎始终未能消散，甚至随时光的流逝，愈发清晰浓郁。有时候，是他从我身边经过，步伐缓慢而沉重，而我依然能感觉到他的衣角或是袖子卷过来一阵轻风，风里，分明是那熟悉的米酒和米粉的味道；有时候，是他刚刚脱下被乡间尘土弄脏的衣服，换上一套新洗的外套，坐进我的车里，米酒和米粉的味道，又跟着他一起进来。

而现在，我是如此喜欢这熟悉的味道，仿佛是沉淀在岁月里的陈香，穿过无数层风雨，再通过一条神秘的甬道，抵达我的身体，唤起了我对父亲在那些年月所经历的无数艰辛的回望，让我始终心存敬意与感激，让我在经历生活赋予的恓惶与伤痛后，得到一种温暖的抚慰，内心获取一份平静与淡然。

枕上，有朝夕相处的她秀发的芬芳；沙发上，有孩子稚嫩而清新的汗渍味；桌上，有在味蕾上刻下深深印记的饭菜……每一天，它们都在真诚地等着我，让我心怀足够的勇气，跨越生活的一道道栅栏，以坚定的脚步去亲近，以欣喜的双手去拥抱。我想，念一个人的好，就一定会念及与他(她)相关的味道。